

宋朝的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致詞

很高興參加本校中文系主辦的宋朝的文學與思想研討會；清華中文系在大陸時期，自清華國學院以還，有很光輝的傳統，朱自清先生於1925年加入清華中文系，1932年以後長期擔任系主任；他在日記中記載兩次夢到因研究不夠，而被解聘，又夢到被學生縛手，痛責其從不讀書，研究毫無系統，要求他辭職，對一個名滿天下的學者，從這些夢魘，可看出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，部分也反應他在「大師如林」的清華所受的壓力；在台灣的清華中文系，一向以融合中西學術、領導議題著稱，加以教師學經歷有一半以上有臺灣以外的學術養成背景，因此如何會通傳統與現代，運用本身特質及優勢，在「華文國際」的概念下，促進國內學界與國際之互相理解，尋求清華中文系在國內中文學界，以及國際漢學界中的特殊定位，是關懷之所在，據了解這也是籌辦這次會議的主要原因。很高興在中文系李貞慧、祝平次和侯道儒教授等策畫之下，歷時近一年，終於催生出這樣一場難得的宋代文學與思想的研究盛會。

宋朝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朝代；在中小學歷史課本裏，宋朝是個重文輕武、積弱不振，不斷受到北方強敵侵犯，割地賠款，稱臣納貢，喪權辱國的朝代，主張抗金「精忠報國」的岳飛，以莫須有罪名橫死，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的文天祥慷慨就義，挫折、屈辱、悲痛、灰暗是時代的形容詞，讓人搖頭太息不止；另一方面，宋朝的文物衣冠，達到歷史的高峰，「清明上河圖」、「東京夢華錄」所展示的汴京太平繁華景象，杭州「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競豪奢」《柳永觀海潮》，文學與思想璀璨發展，文化工藝水準舉世稱頌；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，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：「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千載之演進，造極於趙宋之世，」歷史學家湯恩比曾說，「如果我有選擇，我選生活在中國的宋朝」，但是先有汴京陷落，徽欽二帝被金人所擄之「靖康之難」，南宋偏安江南一百餘年之後，竟以亡於蒙古告終，飽受詬病與批判，歷史的吊詭與無奈，在宋朝表露無遺。

宋朝因為「陳橋兵變」而取得天下，宋太祖「杯酒釋兵權」，而有宋一朝崇文抑武，以科舉取士；宋朝有最上軌道的科舉制度，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。南、北宋取進士達四萬人；進士常能「全面發展」，以歐陽修來說，他是政治、思想、經學、文學、文藝批評、史

學、教育家，甚至擔任過事涉外交、財政、軍事職務，議論法治以及黃河治理等主要問題，而有人研究，這是科舉取士，制度成熟後走上歷史舞台的「進士」士大夫普遍特徵，因此在宋代文學家常是思想家，司馬光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范仲淹以及南宋的朱熹、呂祖謙、文天祥是代表人物，談宋朝的文學與思想，以人而言，有許多交集。

中國文學中以「唐詩」「宋詞」並稱，王國維先生「人間詞話」有云：「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。」李後主為宋太祖所擄，不久為宋太宗毒死，是戰爭失敗者，文化戰勝者，征服了汴京，被譽為詞中之帝，作品千古流傳，宋詞因而大盛。宋朝的文學代表是詞，但「全宋詩」收錄超過二十五萬(254,240)首詩，凡九千餘人；陸游活到八十五歲，詩有萬首；最熟於詩律，七言律尤為擅長。所以宋朝並不乏作詩的人，但成就很難高出李白、杜甫等人，王國維先生「人間詞話」有云：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，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，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，皆由於此。」另一方面，胡適與朱自清等人認為宋人的七言律實在比唐人進步。這裡或可特別一提，月初本校「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」通識講堂中，有大陸學者提到，目前大陸在網路上每天會出現約一千首新古典詩，如有人要編一本「2012 古典詩」大全，將須收錄三十餘萬首詩，新時代傳播媒體對為文為學的衝擊，由此可窺見一角。

唐宋八大家之名在明末開始流行；「唐宋八大家，唐有韓柳，宋為歐陽、三蘇和曾王」非因詩詞取勝，而以古文著稱。其中蘇軾和曾鞏為歐陽修門生，其餘三人為其所提拔，所以歐陽修為有宋一代文宗，他主張「文章不為空言，而期於有用」，尊崇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」道統，支持范仲淹推動政治革新，創作貫穿「文以載道、文以明道」的精神，歐陽、三蘇和曾王各有風格，大部分是論政與論道的作品，構成了北宋散文的繁榮景象。同時南宋散文發揚了北宋傳統，陸游、辛棄疾等人的作品，強烈地展現現實主義和愛國精神。

宋朝思想以理學或道學著稱，「宋史道學傳」曰：「道學之名，古無是也。一孟子沒後無傳，至宋中葉，周敦頤乃得聖賢不傳之學，作《太極圖說》，《通書》，推明陰陽五行之理，命於天而性於人者，瞭若指掌。」《太極圖說》是儒道混合作品，主敬理論，淵出佛門，朱熹將周敦頤列理學第一人，所以理學的產生是儒學受佛、道二家思

想的刺激與影響而來，故又稱「新儒學」；「程顥、程頤受業周氏，表章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立行」，倡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理學家張載雖為二程表舅，據程式弟子言自認道學不及二程博大精深，但也有學者指出張與二程學說有相當大的差異；宋室南渡後，朱熹得程氏正傳，「大體以格物致知為先，明善誠身為要。」朱熹對韓愈、歐陽修扶持正學、不雜佛老，很不以為然，對二蘇，尤其對蘇軾學問思想甚至書法多所非議；如蘇軾「前赤壁賦」有云：「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。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，」認為取自道家與佛家學說，而有語病，做了很嚴厲的批判；古文派與理學派的互動，讓人大開眼界；朱熹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合訂為《四書》，而使《四書》的地位逐漸超越傳統儒家的《五經》；元明清三朝，朱子學說在官方與民間都得到很高的肯定，在中國儒學史上，有人認為朱熹理學的影響深遠，僅次於孔子。

本次會議，共邀請到 15 位台灣、大陸、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與日本新一代，具學術活力及研究創見的宋代領域研究學者發表論文，除增進對國際間最新研究動態的瞭解，也希望藉此建立學者之間，以及中文系與各個學術機構間實質而長久的交流互動關係。此外，本次會議，還邀請在宋代研究領域具豐富國際漢學經驗的資深學者與會，像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的 Peter Bol（包弼德）教授、加州大學的 Michael Fuller 教授、日本關西大學的吾妻重二教授、台灣大學的柯慶明教授、中研院的鍾彩鈞教授，以及我們清華大學歷史所的李弘祺教授、中文系的蔡英俊教授和楊儒賓教授等，都是宋代研究領域的專家。希望兩代學者，可以藉由實際的交流以及座談，瞭解彼此處境以及交流經驗所曾遭遇的困難，並提出討論，共同思考新的交流模式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。

這麼多重要學者齊聚一堂，期望此次會議能在國際漢學研究領域引起重視，此次會議也同時象徵著台灣、甚至國際宋代文學與思想研究領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